

难忘岁月

□ 萧经球 著 NAN WANG SUI YU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难忘岁月

萧经球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难忘岁月/萧经球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1

ISBN 7-5043-3805-2

I. 难… II. 萧… III. 萧经球-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292 号

难 忘 岁 月

作 者:	萧经球
责任编辑:	王本玉
封面设计:	李燕平
责任校对:	张莲芳
监 印:	戴存善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蕴铂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805-2/G·1482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出 山 记

(代自序)

我出生在江西宁冈县（现为井冈山市）的龙市镇。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是驰名中外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圣地，也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10月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亦称之为“红色政权第一城”。可以说，龙市，乃至宁冈县境，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湘赣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的后方机关，较长时间都设在宁冈的茅坪等地。湘赣边界的许多重要会议，如古城会议、红四军成立大会以及红四军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等，都是在宁冈县境内举行的。因此，从小母亲就向我讲述了不少红军的故事。自我认识几个字起，就看到了红四军在我们村的好几面墙壁上书写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府万岁”等。尽管这些标语曾经过人工和自然雨水的冲洗，但仍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宁冈县，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县境四面环山，据说有大小山岭二千多座，构成“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结冰期短，无霜期长，具备发展农林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小我就听说宁冈可以“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美誉。加上宁冈占据湘赣两省的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毛泽东同志就凭借这里的崇山峻岭、谷深林密的天险，和充

足的粮食供应及秉性淳朴而刚强的宁冈人民，收编了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劫富济贫”的旧式农民武装马刀队，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宁冈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军参战，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宁冈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实行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血腥镇压。那时候，全县自然资源、农林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村落萧疏，田园荒芜，一片凄凉景象。幸好我是出生在宁冈龙市上江边村，紧挨县城不远，凭借父母的吃苦耐劳，生活尚能自给自足。然而，全县绝大多数的农民，解放前的生活是极其贫困的。

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年幼时一场大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结果形成了耳聋残疾。尽管如此，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读书人，在我父亲耳聋的情况下，还是把他送到私塾先生那里去读书。但是，由于先生教的字，要用很大的声音，父亲才能听见，先生教得非常吃力，父亲也学得艰难，终究学业未成，辍学在家当了农民。然而，父亲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记得我们家的所有用具，如箩筐、水桶、晒席、扁担等，父亲都用毛笔字写上他“肖作霖”的名字，字迹苍劲有力。有时过旧历年，他还用红纸给家里写上一副春联，内容极其朴素。有一年上联写的是“五谷丰登”；下联是“六畜兴旺”横联则是“四季平安”。父亲的生母傅氏，死得很早。之后，祖父又配了刘氏。后祖母好逸恶劳，整天游手好闲，到镇上抹牌赌博，甚至连家产都拿去变卖，弄得家里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因此，父亲对其后母痛恨至极。在我五岁那年，我父亲牵着耕牛，背上犁铧，早早下田去耕地。到村后，看见我的后祖母蹲在池塘边洗东西，顿时，他怒火从心中燃起，一闪念顺手将靠在墙上的一把粪耙，从祖母的背后打去，后祖母就摔入池塘。父亲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丢下耕牛和犁铧，就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后来，村里的人跑来向

我母亲报信，说：“桂吉（我后祖母的名字）在池塘里淹死了。”不久，我就看见好几个人用门板把死了的后祖母抬了回来。父亲跑了，当时母亲和我可以称得上是“孤儿寡母”。母亲面对飞来的横祸，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祖母的娘家来了不少人来闹丧，母亲要管他们的吃、住，还要下跪，一百个地向他们赔不是。最后，母亲答应为死去的后祖母做了七天七夜的“道场法事”，才算罢休。母亲把我后祖母安葬了一个月之后，父亲才从山里一个亲戚家跑了回来。因为我父亲是耳聋残疾，他打死了人，政府也没有追究。父亲一生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加上被国民党的军队抓去当挑夫，用扁担打断了他的几根肋骨，中年就驼了背。父亲一生辛劳，59岁就离开了人世。在他逝世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我在武汉参加“五不准”学习班，既没有在其床前送终，也没能回去奔丧、尽孝。当我执笔写到这里的时候，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

我的母亲年轻时长得很标致，端庄、贤惠。家务事样样精通，会裁衣、会绣花，只是一字不识，用她的话说，“扁担倒在地下，我认得它是个‘一’字。”但在整个镇上，村前村后，都说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可以说，是母亲撑持了我们这个家。而我父亲却是耳聋残疾，经常遭人欺负。所以，当地就有人把我母亲嫁给了父亲说成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而我母亲对父亲却很关照。父亲下田，母亲送饭、送水，帮父亲缝衣、做鞋，十分地关心、体贴。我母亲共生了五个孩子，最后，只剩下我一个独子。据母亲说，第一个儿子生下不久就得天花而死，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旧社会重男轻女，当生下第一个女婴时，母亲要下田去劳动，把女婴交给我后祖母带。结果，母亲从田里回来，还未进家门，就听见孩子哇哇的哭声。打开门，开始还找不到女婴在哪里，后来抬头一看，才见到是我后祖母把女婴放在粪箕里，挂在楼板下面横梁的钉子上。她和老三是母亲连生的两个女

孩，都没有活多久就夭折了。我是排行第四。由于前三个未成人就死了，生下我之后，母亲也怕有什么叵测，很长时间都不给我取名字，说早早取名会不好带大成人。一天母亲把我抱着去外婆家，因天热走累了，停下来在外婆家村外的一个大樟树下歇凉，路边有一块很大很光滑的石头，经常有小孩子爬到石头上去玩。此时，母亲灵机一动，就要我拜这一块石头做干亲，并取了个女孩的名字，叫“石秀”。母亲生下我之后，还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冬秀”。我的这个小弟弟，长得很俊、很聪明，全村人都特别喜欢。不料，就在他五岁那年，家乡遭了一场大水，我们家的房子也被这场大水冲垮了半边。弟弟在这场大水中，受了惊吓，加上大水之后，疾病流行，弟弟得病死了。弟弟的死，使我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连续几天，她茶不思，饭不想，只知道哭，最后，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就呆呆地坐着。有时，她还把我带到弟弟的墓前去哭坟。我记得，那一年，母亲有很长很长时间不下地干活了。外婆见此情景，就请轿夫把我母亲抬到了她家去住。后来为了让我母亲离开弟弟去世时的环境，她就劝说母亲在外面租了两间房子住。打那时候起，直到解放，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外面租房住，再也没有回到生我的上江边村。

我母亲虽然一墨不识，但待人处事却非常通情达理。母亲对我要求很严，经常教导我要发奋读书，好好做人。她对我说，别人家有好吃的、好看的东西，看都不要去看，更不能去拿。如果想要，就回来跟大人说。吃了别人家里的东西，一定要回来告诉妈，妈好还人家的人情。从小，母亲就不准我下河去洗澡，说会淹死的。村子里在农闲时也有人打牌，母亲连打牌的桌子，都不让我去靠近，说靠近了会学坏。在家里也不准我去玩泥巴，弄脏了衣服，一定会挨一顿打。她整天都是要我好好念书，说：“念好了书，可以不受欺负，可以光宗耀祖。”又说：“只要你好好读书，你要什么，妈都会给你，哪怕是天上的月亮，能够摘下来，

我都会去摘。”为了让我读书，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劳作。白天，父亲下地种田，母亲就去粮食局买一担谷子回来加工碾成米，然后，把米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样，既可赚点加工钱，也可将加工后剩下的米糠，拿来喂猪。有时，母亲还去批发一些盐、油和草纸等小商品，挑到县里一些集镇上去赶集。家里有一块很大的菜地，父母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每天下午从田里收工回来，母亲就要挑尿桶、粪水去菜地里浇菜，直到天黑，点灯时分才回家做晚饭。第二天天麻麻亮，她又要到菜地里去摘菜、捆菜，然后洗净，拿到街上去卖。父亲则是打早工下田，因而我从九岁开始，早上就负责做饭。我们家的米饭，是先把米放在锅里去煮，等米煮到半熟，就把它捞起来，放到木甑里去蒸。通常早上做一甑饭，就管吃一天三餐。当我长到十二三岁时，秋天割稻谷，母亲要我和她一起去稻田里挑稻草。可以说，我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

1949年，我已读到初中二年级。这年的暑假，眼看宁冈就要解放，国民党却加紧了封锁和对革命活动的镇压。我记得在7月下旬，我的母舅张荣才与肖文经、钟应瑞等大学生，秘密在东源，也就是钟应瑞的家乡，成立了“宁冈县人民解放促进会”。后得知解放军已经进驻了新城和古城且离宁冈县城只有15华里的时候，“宁冈县人民解放促进会”就正式在龙市肖家大祠堂挂牌办公了。我跟随母舅张荣才在促进会上帮助贴标语，做些迎接解放和支前的工作。当8月份宁冈全县得到解放时，新的宁冈县人民政府派肖文经接管宁冈县初级中学。眼看9月份就要开学，前来报名上学的学生却很少。肖文经就带我到乡下，逐村逐户地进行宣传，动员有孩子上学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宁冈初中来读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肖文经教会了我唱“山那边呀好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9月中旬，宁冈初中正式开学，肖文经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主管学校的全面工作（那

时学校没有校长)，我则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50年1月29日，我和肖文经、张光宇、徐安泽等6人，被发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肖文经、林作干、刘秀永为候补团员，我和张、徐为正式团员。候补团员的候补期为6个月。解放后，我的心情格外开朗，尤其是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校青年团支部宣传委员以后，更感到要处处带头。学习的兴趣也更浓，更努力了。在1950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

初中毕业以后，宁冈县没有高级中学。要继续上学，就要走出山门。那时，我虽然已经15岁了，但个子长得很矮；而且，从没有离开过父母亲。但是，在母亲的要“发奋读书，好好做人”的一贯教导下，我毅然地带着母亲给我的20块银元，走出了山门。首先步行90华里，翻过上七里下八里的七溪岭，来到永新县；然后从永新搭乘装粮食的用木炭做燃料的货车，到了吉安。我考取了吉安联合师范。后来得知，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只有张光宇和我两人继续上学，他考取的是永新县高中，其余的同学全留在宁冈，或参加革命工作，或回乡务农。我考吉安师范，那是因为不要交学费，而且吃饭不收钱。

在吉安师范，刚开始感到很新鲜。因为我是青年团员，教师对我都很信任。开学不久，我就担任了学生会的总务部长。但是，那时学校的生活很艰苦，餐餐南瓜、青菜，油水很少，加上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特别想家，尤其是日近黄昏的时候，思家的心情就更难受，有时想妈妈想得要哭。终于在十月的一天，我去吉安地委招待所看望我们县里来开会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们，在这以前，其中大部分的领导我都很熟悉。因此，他们在吉安见到我以后，都很亲切。交谈中，我们城厢区和茅坪区的区委书记问我：“我们有车回永新（那时候，从吉安到宁冈，汽车只能开到永新），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回去？”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回到学校，我一夜未眠。没等天亮，同寝室的同学都还在熟睡，

我就把铺盖捆好，提着行李悄悄地从学校后门溜了出来，跑到地委招待所，提前上了区委书记们要开往永新的用油布搭盖的货车。岂料，这一念之差，却给我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污点：未经请假，私自逃学，而且脱离了团的组织关系。回家后，母亲感到惊讶，非常生气，责问我：“不到放寒假，你跑回来干什么？”当天，要我跪在地上长达两个多小时。从那天起母亲要我闭门思过，哪儿都不能去，说：“外面人知道你逃学，会丢全家人的脸。”我自己也感到羞愧，无脸去见人。就这样，我偷偷地在家呆了一个多月，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了12月份，县文教局得知我从吉安回来了，就派人到家来动员我参加县里组织的临时文工团。任务就是下乡开展土改宣传。到文工团后，我参加了歌剧《白毛女》和《仇深似海》的排演。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在剧里演的是儿童团员小虎子和变工队员。在我上初三的时候，我演《兄妹开荒》、京剧《武家坡》，嗓子都蛮好，到文工团后，不知怎么，简单的几句唱段都唱不好，还走调。说话的声音也像鸭公叫似的。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我正处在变声期。我们的土改宣传是到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这次活动直到1951年3月才结束，春节是在乡下过的。演出结束，临时文工团也就宣布解散，这时县文教局就安排我到宁冈三乡联立小学教书，月薪是180斤大米。其实，当时我的知识贫乏得很，一个初中毕业生，而且长期处在一个十分闭塞的环境里，知识面太窄，我连“长征”和“长城”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哪里还能去胜任当教师？既然组织上已经做了安排，自己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干。边学边教，勤学苦教。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学期。1951年暑假，我就向文教局申请，要求继续去上学，文教局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我打起行囊，背着铺盖卷，再一次走出山门，到吉安报考南昌师范艺术科。还真幸运，我被南昌师范录取了。这一回，走得离家乡、离大山更远，从山城走到了省城。当时，江西是划归中南行政区管

辖。南昌师范不仅是省重点学校，而且是中南地区的重点学校，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都到我们班上来听课。我常常感到，南昌师范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我各方面知识的增长，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与南昌师范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我觉得那时候南昌师范的教师，个个知识渊博，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都很高。学校实行苏联的“5分制”。毕业时，九门功课学年成绩评定，我有七门功课得“5”分；两门功课，即美术、工艺得“4”分。进步最快的是语文的写作能力，开始进南昌师范时写的作文，段落不分，层次不清，错别字一大堆。第一学期，几乎每篇作文评语都是“丙”。于是，我下决心要赶上去。此后，除了上课，几乎每一点空闲时间，我都是呆在图书馆里。我拼命地阅读各种期刊，读中外名著，写心得体会，渐渐地我的作文，有了明显的提高。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已开始向《江西日报》等报刊投稿。并先后发表了《南昌师范物理、数学教研组利用课余时间修理和自制仪器》、《南昌师范地理教研组自制教具，提高教学质量》、《胡瑞青想办法办好伙食》等消息和通讯。不久，《江西日报》就聘任我为特约通讯员，并派我到江西纺织厂和江西机械厂去采访。在南昌师范，我先后任过班上文体委员、班主席和学生会文体部长。晚上，学校还安排我去工人夜校教书，参加扫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那年暑假，我还负责带队，率领二十多个南师同学去南昌市粮食行业，参加“打虎队”。在这些社会实践工作中，我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南昌师范毕业时，我们班41个人，我和舒承儒等六位同学，被学校推荐、选送报考高等师范学校。推荐名单公布在全校的公告栏里，公布的名单上，我是被推荐到华中师范学院学中文。过了两天，学校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说：“甲班的一个女同学不愿学音乐，她要求学中文，你们两个就调换一下吧？！”当时我想：调换就调换，只要能考大学，学音乐也可以，总比去教小学要好，因此我就答应

了。1954年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最后，被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录取。录取名单不是单个通知的，是统一公布在《长江日报》上的。

那年过完暑假，我们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的7名南师同学，从南昌乘船，穿过鄱阳湖，经九江换成当时刚从上海下水的“民众号”轮，开赴武汉。当我们到达武汉的时候，轮船的底部比武汉的街道还要高。武汉关前的马路上，积有几尺深的水，长江边上堆了很高很高的沙包。来到华中师范学院的第二天，我们就到张公堤参加了防洪抢险，每天早出晚归，一千就是一个多星期。华中师范学院真可谓是高等学府，一个学校就占了华中村、昙花岭、花园山三块地盘。那时候，学院的学习空气很浓，整个校园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我所学的专业，虽然是音乐，但对于文学及写作，仍充满着激情。我在系里，负责每周办一期“黑板报”。第一个学期，我就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华师音乐系学生普遍参加兴趣小组》的消息。当1955年全学院开展肃反斗争时，《华中师院》院刊上，连续发表了我写的《提高政治警惕，反对右倾麻痹》、《集中精力，投入战斗》、《掉转炮口，打击敌人》的三篇文章。在华师，我学的是专科，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前夕，院刊上发表了我写的《阔步走向生活的道路》和由我作词的《向着美丽的理想飞翔》的歌曲。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到恩施专区咸丰师范教书。咸丰县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而我的出生地——宁冈县，则是属于江西省的西南边陲，只是咸丰县的人口多于宁冈10倍，有三十多万人。咸丰的大山，比宁冈要更多、更高。咸丰的山头多于宁冈的三倍多，有七千九百多个，最高的山海拔达一千九百一十多米。咸丰和宁冈一样，都是特困扶贫县。当时我想，命中注定，我的一生真的跟山结了缘。我两次走出井冈山的山门，而今，我又踏进了更高、更大的山门。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热爱这个小山城。我适应这里的生活，

因为我毕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山娃子。我曾经下决心，在咸丰县扎根、开花、结果。生活的实践，我真的在咸丰县取了亲，并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一个长途电话，又让我走出了山门，我被调回湖北省城，并圆了我学生时代的梦——成为了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感到遗憾的是，我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32年，很少直接深入到工厂、农村或部队第一线去采访、去录制节目，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做编辑和新闻宣传的组织、管理工作。1996年，按自然规律，我退休了。退休后，我仍十分关注湖北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按照组织决定，我又搞了三年多的电视审片和新闻阅评工作。直到1999年，我是真正清闲下来了。在这32年里，我在广播电视新闻工作中经历了许多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个个地在我脑海里显现出来。我深切地感到，在脑海里留下的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有对事业执著追求而饱尝的酸甜苦辣，也有事业获得成功后的喜悦欢欣。一种责任感促使我，应把这些记忆追述下来，向哺育我成长的党组织作一个交待，也是给后人，包括我自己的后代作一个交待，也是为给这段历史留下一点真迹。

目 录

一、历史足迹

走进向往的声屏世界	(3)
有线广播在山村回响	(13)
湖北彩色电视的兴起	(26)
为毛主席看彩色电视	(36)
“亚洲桅杆”在武汉矗立	(43)
重踏“挺进大别山”之路	(73)
记全国电视节目交流网	(86)
《中国湖北》在美国 SCOLA	(99)
让三峡工程走向世界 ——三峡工程开工典礼现场直播纪实	(108)

二、荧屏探索

电视节目编排优化组合浅议	(119)
谈谈电视台总编室的宣传职能	(123)
电视审片与新闻阅评	(126)

电视宣传管理的必要性与原则性（上）	(138)
电视宣传管理的必要性与原则性（下）	(145)
汉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壮丽画卷	(153)
湖北有线电视新闻节目改版初见成效	(167)
湖北经济电视台国企报道有力度	(169)
湖北有线电视台《视线全方位》栏目有特色、有新意	(171)
湖北电视台审片小组严把播出关	(174)
湖北电视台《财智时代》节目受欢迎	(176)
后 记	(178)

一、历史足迹

